



世界儿童

四川
少年儿童出版社

责任编辑 纪光碧

封面设计 刘学伦

158

世界儿童 (第四辑)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成都益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印张5.215插页1字数10千

1983年1月第一版 1983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7,400册

书号: 10247·108

定价: 0.37元

本刊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戈宝权 方 敬 叶君健

石川一成 刘后一 任溶溶

何公超 吴朗西 陈冰夷

陈孟汀 谢文炳 群 懿

世界儿童

文艺丛刊

第四辑

中篇小说	1	地窖里的孩子	[俄] 弗·加·柯罗连科 陈书汉译
短篇小说	45	踩断了樱桃树	[美] 杰西·斯图亚特 阎童译
	63	骄傲吧,我的儿子	[澳] 戈尔斯库斯基 刘连青 谭昌光译
	75	长统雨靴	[日] 壺井荣 柯毅文译
童话	83	绒布小兔	[美] 玛加丽·维廉斯 苑茵译
	98	阿廖娜的童话	[俄] 马明—西比利雅克 黄衣青译
	108	小谷粒	[罗] 巴尔布·戴拉弗兰恰 李天民译
	122	鳄鱼与军舰之战	[乌拉圭] 奥拉西奥·基罗加 冀元璋译
戏剧	134	给约翰的小马	[新西兰] G.W. 沃尔特斯 曾庆强译

民间故事	147	苏联民间故事二则	吴墨兰译
寓言	158	狼眼学乖	张广仁译



地窖里的孩子

〔俄〕弗·加·柯罗连科

陈 书 汉 译

一、废 墟

我六岁的时候死了母亲，父亲完全沉浸在悲痛之中，仿佛压根儿把我这个人忘了似的。有时他温存一下我的妹妹索尼娅，格外心疼她，因为她的脸盘长得象母亲。而我却象野外的一棵野生的小树，听任我自个儿生长，没有人特别关怀我，也没有人限制我的自由。

我们居住的那个小地方叫克尼亚日耶—维诺，或简称克尼亚日城。

倘若您从东方乘车来到这个小地方，您定会首先看到一座监狱，它是这个城市建筑学上最好的装饰品。就城市本身的分布来看，它一直伸展到池塘边，池塘里是一潭长了霉的死水。一座木桥横跨一条狭窄的小河，当车轮从桥上滚过的时候，木桥颤抖着发出呼啸声，象一个年老体衰的老头似的摇来晃去。到处是臭气，遍地是污秽，一群群孩子在街道的

尘土中爬来爬去。不过，再过一分钟，您就出城了。坟墓上的白桦相互细语。风乍起，地里的庄稼掀起千层巨浪，路旁电报局的电线无休止地唱起了凄凉的歌。

小城的南北是一片广阔而平静的水面和沼泽地带。池塘里的水一年年地浅了，里面长满了水草。巨大的沼泽地里高大而茂密的芦苇象大海似的荡起了绿波。池塘中央有个小岛。岛上高耸着一个古老的、半倾圮的城堡。关于这个城堡流传着许多故事和传说，一个比一个可怕。

在西边的一座山上，在许多已经腐朽的十字架和已坍塌的坟墓中矗立着一个早已荒废了的小教堂。它的屋顶已经塌了，土墙也坍了，响亮的铜钟也不响了，只有猫头鹰每天晚上还在里面唱起它那不祥的歌。

古老的城堡曾一度成为穷人免费避难的场所，没有任何限制……所有这些穷人扯烂了这个陈腐建筑物里面的东西，拆毁了天花板和地板，在里面生炉子，煮东西来充饥——这样，他们一般地还可以勉强维持自己的生计。

然而好景不常，在这古老的废墟的屋顶下栖息的这一群人当中发生了纠纷。曾经充当过一名伯爵手下的小职员的老雅努施给自己谋到了一个类似管家称号的职位，并着手改革……雅努施在城堡里主要留下了伯爵氏族以前的奴仆或奴仆的后代。

在爆发这场革命的时候，从岛上传来一阵阵吵闹声和叫喊声，我和我的几个伙伴被这些声音所驱使，悄悄溜到那儿去看个究竟。我们躲在白杨树的粗大的树干后面，看见雅努施率领着一大批红鼻子老头儿和丑陋的老太婆把最后一些应

当赶走的住户从城堡里赶了出去。这时天色已晚。高悬在高高的白杨树巅上空的一朵乌云已经撒下了一点小雨，一些不幸的穷苦人，用穿得破烂不堪的褴褛衣衫裹着自己的身子，悲惨而窘迫地在岛上飘泊，活象被一群顽皮孩子赶出洞外的田鼠，竭力重新悄悄地钻进城堡随便哪一个洞里。但是雅努施和那些老巫婆一边叫骂，一边用火钩和棍子威胁着要把他们从各地赶走，旁边站着一个默默无语的警察，手里也拿着一根粗重的棒子。

……打那天傍晚起，我对城堡和雅努施的看法就发生了变化……城堡开始使我感到厌恶……我忘不了城堡那些得势的住户驱赶那些曾经同他们住在一起的不幸的人们时所表露出的那种冷酷无情。每当我一想起那些无容身之处的穷苦人，我的心就抽紧了。被赶走的那些不幸的人，在山上一个小教堂附近找到了一个栖身之所，但是他们究竟是怎样巧妙地在那儿定居下来的，谁也说不清楚。人们只是看见，每天早上都有一些神秘莫测、形迹可疑的人从环绕小教堂的山峦和沟壑那边下来，到城里去，黄昏又往那个方向消失了。谣传这些穷人，自从被赶出城堡以后，完全失去了任何谋生的手段，便自动组织了一个齐心协力的团体在城里和郊区搞一点小的偷窃活动。

这一批不幸的人是由狄布尔齐·德拉勃先生组织和领导的，他是所有不能住到古老的城堡里的人当中最杰出的人物。

……狄布尔齐先生的外貌没有一点贵族的烙印。他身材颇长，大脸盘粗犷而富于表情。浅火红色的短头发朝两边竖

立；窄前额、微向前突出的下颚和机灵善变的面色有点象猿猴；在他那垂下来的浓眉下边闪烁的一双眼睛露出顽强而忧郁的神色，这神色既包含有狡黠，又包含有敏锐的洞察力、毅力和智慧。当他的面部变幻着各种表情的时候，这双眼睛却始终保持一种神色，因此，只要一看见这个古怪人矫揉造作的样子，我心里便总是觉着一种莫名的恐怖。这个人心里仿佛一直埋藏着深深的悲伤。

谁也弄不清狄布尔齐先生身边的两个孩子是从哪里来的：一个是男孩，约莫七岁，但个子大，智力发育得很早；一个是三岁的小女孩。

这男孩名叫瓦列克，身材修长，头发乌黑，有时并无特别的事情，却忧心忡忡地去城里闲逛，他两手插在裤兜里，两眼环顾四方，连街上卖面包的小女孩看了也为之发窘。只有一两次人们才看见狄布尔齐先生手上抱着那个小女孩，后来她便在什么地方消失了，谁也说不清她在哪儿。

人们不时地谈论着山上小教堂附近的某些地窖。掘有很多坟墓的山峦名声不好。在一个古墓上，潮湿的秋夜时常燃起蓝悠悠的火光，在小教堂里，鬼鸦刺耳地高声尖叫，我的心都紧了。

二、我和我的父亲

母亲死后，父亲那严峻的脸色更加阴沉起来，我便很少呆在家里。在很晚的夏天的傍晚，我象一只小狼一样，偷偷地钻到花园里去玩儿，为了避免碰上父亲，我用一些特殊的

当赶走的住户从城堡里赶了出去。这时天色已晚。高悬在高高的白杨树巅上空的一朵乌云已经撒下了一点小雨，一些不幸的穷苦人，用穿得破烂不堪的褴褛衣衫裹着自己的身子，悲惨而窘迫地在岛上飘泊，活象被一群顽皮孩子赶出洞外的田鼠，竭力重新悄悄地钻进城堡随便哪一个洞里。但是雅努施和那些老巫婆一边叫骂，一边用火钩和棍子威胁着要把他们从各地赶走，旁边站着一个默默无语的警察，手里也拿着一根粗重的棒子。

……打那天傍晚起，我对城堡和雅努施的看法就发生了变化……城堡开始使我感到厌恶……我忘不了城堡那些得势的住户驱赶那些曾经同他们住在一起的不幸的人们时所表露出的那种冷酷无情。每当我一想起那些无容身之处的穷苦人，我的心就抽紧了。被赶走的那些不幸的人，在山上一个小教堂附近找到了一个栖身之所，但是他们究竟是怎样巧妙地在那儿定居下来的，谁也说不清楚。人们只是看见，每天早上都有一些神秘莫测、形迹可疑的人从环绕小教堂的山峦和沟壑那边下来，到城里去，黄昏又往那个方向消失了。谣传这些穷人，自从被赶出城堡以后，完全失去了任何谋生的手段，便自动组织了一个齐心协力的团体在城里和郊区搞一点小的偷窃活动。

这一批不幸的人是由狄布尔齐·德拉勃先生组织和领导的，他是所有不能住到古老的城堡里的人当中最杰出的人物。

……狄布尔齐先生的外貌没有一点贵族的烙印。他身材颇长，大脸盘粗犷而富于表情。浅火红色的短头发朝两边竖

一个孩子和一个严肃的男人一起哭诉我们共同的遭遇。然而，他却用一种模糊的目光瞅着我，仿佛瞅着我的头顶，在他这种使我难以理解的目光注视下，我整个心都收缩了。

“你还记得母亲吗？”

我还记不记得她？啊，我当然记得她啦！我记得，从前，每当我夜间醒来的时候，我就在黑暗中摸索她那双温柔的手，然后紧紧挨着它，不停地亲它。我还记得，她生病的时候，常常坐在打开了的窗户前面，忧郁地观赏那美妙的春色，同她一生中最后一个年头的景色诀别。

现在，我时常在深更半夜醒来，心中充满对母亲的爱抚，我不禁幸福地笑了。和从前一样，我又恍惚感到她和我在一起，我马上又可得到她那亲切的爱抚和温存。

是的，我还记得她！……但是，对这位身躯高大、脸色阴沉的人所提的问题我不想回答，因为我曾希望，却未能从他身上领略到一颗亲人的心，我的心变得越发紧了，于是我便把自己的小手从他手中悄悄地抽了回来。

他懊丧而痛苦地转过脸去，不再理我。他觉得他对我已不起丝毫作用，觉得我们之间横着一堵墙。母亲在世的时候，他非常爱她，那时他沉浸在幸福之中，不曾理会到我。如今，深深的悲痛又把我和他隔绝开来。

于是，横在我们之间的这条鸿沟渐渐地变得越来越宽、越来越深……。有时，我藏在灌木林中偷偷地观察他，我看见他在林荫道上踱方步，然后步子越来越快，由于忍受不了内心的痛苦而不时轻轻地呻吟。这时我心里不禁怜悯和同情起他来。有一次，他两手紧紧地抱着头，坐在一根长凳上。

失声痛哭，我忍不住从灌木林中跑出来，满怀激情地想扑过去抱住父亲的脖子。可是，他一听见我的脚步声，突然把脸色一沉，冷冷地问道：

“你要什么？”

我什么也不要。我迅速转过脸去，对自己刚才迸发出的激情感到羞愧，并且担心父亲从我那受窘的神色中看出我的激情来。于是我跑到花园的密林里，把脸埋在草丛中，懊丧而伤心地痛哭了一场。

从六岁起，我就已经感受到孤独的惨苦。

索尼娅妹妹已四岁了。我炽热地爱着她，她也用这种爱来报答我；然而，把我看成一个不可救药的小偷这一固定的目光在我们之间也砌起了一堵高墙。每当我开始和她按照自己的方式热闹而快活地一起玩儿的时候，那位成天打瞌睡并且总是闭着眼睛，扯鸡毛来灌枕头的老保姆便立刻醒来，迅速地拉起我的索尼娅，就把她带到自己房间里去，并且向我投来生气的目光，这时她总使我想起头发蓬松的孵出雏的母鸡，我好比一个凶猛的鸢，索尼娅好比一个小鸡。我感到很痛苦、很伤心。不言而喻，很快我就不再和索尼娅一起玩儿行同犯罪的游戏了。又过了一些时候，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小花园里我都感到憋得慌，因为我去这里得不到任何人的温暖和抚爱。于是我开始流浪。

我总觉得，在花园的旧篱笆后面尽管神秘莫测，我准能有所发现；我觉得我应当有所成就，而且能够有所成就，我只是不知道究竟有哪些成就。对于人们的责难，我都忍受惯了，我忍受这一切，如同忍受突然下的一场大雨或太阳的酷

热一样。我苦着脸倾听人们的意见，可我仍旧我行我素。在街上踟蹰的时候，我用孩子般好奇的眼光打量这个小城镇的单调的生活和它的小茅屋，谛听公路上电线的轰鸣，竭力听清从遥远的大城市经过这些电线传来些什么消息，或细听麦穗的沙沙声，或从反抗波兰地主的乌克兰哥萨克的高大坟墓上飘来的清风细语……

当这个城市的所有角落，乃至最后几条肮脏的小巷我都了若指掌以后，我就开始眺望远处山上那隐约可见的小教堂。我极想看看小教堂的全貌，看看里面究竟有些什么，以便亲自证实那里面除了灰尘以外什么都没有。可是，一个人去作这种历险既可怕又不便。于是我在街上组织了由三个顽皮孩子组成的一支不大的队伍，并答应送一些白面包和从我家花园里搞一些苹果来给他们，这对他们颇有吸引力。

三、我结交了新朋友

午饭以后我们便出发了。太阳开始西斜，柔和的晚霞把古墓上绿油油的茂草染成一片金黄，辉映着已经偏斜的旧十字架，照进小教堂那完整无缺的窗户中。四下里悄然无声，荒芜的古墓笼罩着安谧和宁静。

这儿除了我们没有别人；只有几只麻雀在四周飞来飞去，以及几只燕子无声无息地从古老的小教堂的窗户里飞进飞出。小教堂惨然地搭拉着脑袋，矗立在长满青草的坟墓、简单朴素的十字架和半倾圮的石墓当中，在它们的废墟上爬蔓了茂密的绿茵和毛茛、三叶草、紫罗兰的五颜六色的头状

花。

小教堂的门是钉死了的，窗户离地很高，但是我指望借助伙伴的帮助爬上去看一下小教堂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

“不要上去！”我的一个伙伴突然丧失全部勇气，大叫一声，抓住我的手。

“见你的鬼去吧，胆小鬼！”我们这支小部队中一个年长的向他呵斥了一声，便主动地把自己的背躬了下来。

我勇敢地爬到他背上，他的腰一伸直，我就站到了他的肩上。处于这样一个位置，我的手毫不费力地够到了窗框，我试了一下，确信窗框是牢固的以后，我便爬上了窗户，然后在窗户上坐了下来。

“喂，那里面有些什么呀？”下边的人好奇地问。我没有吱声。我把身子折过窗框，朝小教堂里面看了一下。这个瘦高的建筑物里面已经没有任何装饰物了。晚霞自由地穿过敞开的窗户，用它那鲜艳的金黄金黄的色彩在那破烂的旧墙壁上绘出了许多花纹。各个角落都布上了蜘蛛网。从窗户到地板似乎比到户外的草地要高得多。我恍惚看见一个很深的坑在地板上隐约地显现出一些奇怪的轮廓，起初我未看清这到底是些什么东西。

可是，我的伙伴们站在下面等我的消息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于是，他们当中有一个人也照我原来的办法爬了上来，两手抓住窗框，悬吊在我身旁。

“那是什么玩意儿？”他好奇地指着供桌旁边隐约可见的一个黑糊糊的东西，这样问道。

“神父的帽子。”

“不，是只水桶。”

“这儿用水桶来干吗？”

“兴许以前用它来装过供香炉用的木炭吧。”

“不，这确实是一顶帽子。其实可以下去看看。咱们把皮带系在窗框上，然后你沿着这根皮带滑下去。”

“可不是，我就这样下去吗！……你愿意，你就自个儿去吧。”

“那又怎么样呢？你以为我下不去？”

“那你就下去呗！”

于是我就按照最初的动机行动起来。我把两根皮带牢牢地系在一起，然后擦过窗框，把一头递给同伴，自己抓住另一头把身子吊下去。当我的脚一触及地板，我的身子不由得抖动了一下；可是，一当我看见我朋友那关心我的小脸蛋，我的勇气又上来了。鞋后跟的敲击声在天花板下清脆地响了起来，在空荡荡的小教堂里以及它的各个阴暗的角落发出了回声。几只麻雀从大厅的上敞廊某些栖息的地方一下子飞了起来，并从屋顶上的一个大破口飞了出去。

我心里感到很害怕；我朋友的眼里露出一种既感到好奇又表示同情的神色。

“你要过来吗？”他轻声问道。

“我要过来，”我振作精神回答说。然而就在这一时刻发生了一件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

起初传来一种碰撞声和从上敞廊坍塌下来的灰泥的响声。不知什么东西在上面乱动起来，在空中抖下了遮天盖地的灰尘，一个灰不溜丢的庞然大物抖动了一下翅膀，飞上了

房顶上的大破口。小教堂顷刻间仿佛变得阴森起来。被我们的喧嚷声所惊扰的一只巨大的老猫头鹰从一个阴暗的角落里飞了出去，飞翔时在蔚蓝色的天空的背景上闪现了一下，猛然跌了下去。

我感到一阵痉挛性的恐惧。

“拉我上去！”我抓住皮带向同伴喊了一声。

“别怕，别怕！”他一边宽慰我，一边准备借着月光把我拉上去。

然而，突然他的脸色吓得煞地变了；他惊叫了一声，旋即从窗户上跳了下去，顷刻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不由得回头一看，瞥见了一个奇怪现象，这现象与其说使我感到恐惧，毋宁说使我感到震惊。

我们曾争论那个黑糊糊的东西到底是帽子还是水桶，却原来是一个瓦罐，我亲眼看见它在空中晃了一下，就在供桌下消失了。我只来得及看清一只不大的，仿佛是小孩子的手臂的轮廓。



我此刻的感受真是难以描绘。我这感受甚至说不上是恐惧。几秒钟之间，不知打哪儿，好像是打另一个世界，急促而断断续续地传来了由三个孩子的脚板发出来的惊慌的脚步声。但是很快连这种声音也没有了。我孤身一人，似乎置身于坟墓中，瞻望着某些奇异的、难以解释的现象。

这时对我来说已没有时间概念了，因此我说不清隔了多大一会儿，从供桌下传来一种压低了细语声：

“他干吗老不走啊？”

“你瞧，他给吓坏了。”

第一个声音，我觉出好象完全是一个童音；第二个可以说是和我差不多大的一个孩子的声音。我还觉得，在那旧供桌的缝隙中似乎闪烁着一双乌黑的眼睛。

“现在他准备干什么呢？”又掠过一阵絮语声。

“你等一会儿吧，”年纪稍长的一个声音回答说。

供桌下不知是什么东西乱动了起来，甚至好象摇晃了几下。就在同一时刻，那下面突然钻出一个人来。这是一个九岁左右的男孩子，比我大，个子又瘦又小，象根篙竿。他身穿一件肮脏的小褂，两手插在一条短小的裤子兜里。在他那双乌黑的沉思的眼睛上面卷曲着一头黑油油的蓬松的头发。

这个陌生人的突然出现令人感到纳闷儿，他用一种无所顾忌的、好斗的神态打量着我，这种神态只有在集市上在两个顽皮孩子相互拉开阵势准备打架的时候才见得到，不过，尽管如此，我看见他以后，仍然很振奋。使我更为振奋的是：从同一张供桌下面，或者，更确切地说，从那个男孩